續世說

續世說卷第十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直諫

直諫

魏主畋於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馬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鋭故帝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游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强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

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帝聞之歎息賜之以裘馬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載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齊文惠太子嘗東田觀穫稻謂范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其勤勞願知稼穡之艱難

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侍中蕭緬先
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聞讜言
傳縡諫陳後主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
黎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
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
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
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羅廐馬
餘菽粟兆庶流離□尸蔽野賄賂公行帑藏虛
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因茲而盡
後主大怒竟被賜死

章華諫後主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游姑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宋明帝起湘宮寺曰此寺是大功德虞願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鬻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曳下殿願徐去無異容

後周宣帝德政不修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臣案周官國君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惟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至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

隋蘇威高祖嘗怒一人欲殺之威伏閤進諫不

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解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

隋劉行本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言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

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褌俗云利於官隋高祖

以為厭蠱將斬之刑部侍郎趙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魏鄭公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鄭公神色不移太宗亦為之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

下欲幸南山外皆□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爾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論事故久不已鷂死懷中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主明臣直由陛下之明故妾敢不賀上乃悅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頓躓彼豈非天子兒耶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

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元齡
等皆皇恐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
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
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
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
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驕其諸子使多行
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
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徵言方知理屈
唐儉從太宗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
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其馬鐙儉投

馬搏之太宗拔劍斷其首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必於一獸太宗納之爲之罷獵

隋文帝遣歷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匹帝盛怒欲斬太僕卿以下一千五百人通諫曰豈容以畜産之故戮千有餘人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頓首曰臣一身□死望免千餘人帝悟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令從所請以旌諫諍諸人竟得減死論

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亮密表言之太宗下書嘉歎云古人稱一言之重比於千金今賜卿故餅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也

太宗即位務止姦吏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吏受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不應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宗從之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房元齡病篤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東討高麗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諫云陛下决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令兵士之徒無罪乃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且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久長能為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

首乃坐敝中國所存者小所損者大謹罄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太宗省表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事

太宗閒居與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没入宫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

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太宗雖不去此美人而心甚重之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讓王珪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愕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置之樞廷待以忠直今臣所言豈

是為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詰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帝謂房元齡曰昨日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

太宗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又往市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惠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已失義矣昔漢文時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五十凶行三十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償其道路

所費之直而遺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凡陛下所爲皆邈踰三王之上柰何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之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帝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乃止

劉洎竦峻敢言太宗每與公卿持論必詰難往復洎諫曰以至愚對至聖以極卑對至尊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

猶恐羣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
折其理援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庶何實應答今
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
但當忘彼愛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樸無非至公
若貞觀之初則可矣
馬周上疏云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
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太宗走馬射帖娛悦近臣孫伏伽諫以爲此秪
是少年諸王之事爾太宗覽之大悦

馬周上疏以太上皇居城外宫宇卑小四方觀者有不足焉又云車駕欲幸九成宫避暑而太上皇尚留熱所溫凊之道竊所未安又諫踐祚以來未嘗親享宗廟又諫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朝賢比肩太宗深納之

高祖幸涇陽校獵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蘇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私計則狂爲國計則忠

高宗遣宦者緣江采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

所在縱暴蘇良嗣在荆州因宦者上疏切諫高

宗下詔慰勉令棄竹江中

孫伏伽諫高祖曰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

有獻鷂鶵者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

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及太常官司於民間借

婦女裙襦五百餘具充散妓之服高祖大悅下

詔褒賜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

張元素上書極諫云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

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

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敝恐甚於煬帝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柳範爲侍御史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不能匡正我兒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起久之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

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乃解

睿宗時姚宋柬政奏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姚宋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有敕總令復舊柳澤上疏諫以爲斜官封授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令又令叙之將謂斜封之人不忍棄也先帝之意不可違也內外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積小成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高季輔嘗切諫時政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異同張行成跪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示人以隘太宗又言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行成上疏以爲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太宗深納之

太宗平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褚遂良諫曰歲遣千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旣賣菽粟又傾機杼經

途死亡復在其外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起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而及事乎

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氏褚遂良諫曰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旨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遂良置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

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時收穫未畢櫟陽丞劉仁軌上疏諫曰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元黃亘野十分才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

猶未訖功貧家無力未下始擬種麥令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願退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公私交泰太宗降璽書嘉之

則天臨朝劉仁軌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璽書慰諭之曰卿云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初聞此語寧不惘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

高宗風疾欲遜位武后郝處俊諫以爲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昔魏

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
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帝乃止
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南
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上雖不納亦優容之
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
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韋思謙為監察御史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
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為碌碌之臣保妻子
耳又云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慴州縣誠
曠職也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不拜云鵰鶚鷹

鶡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
狄仁傑以百姓西戍踈勤等四鎮極爲彫敝上
疏曰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
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西境已逾於夏殷者
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乎江漢則是前
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
不陷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羗侵軼漢中東寇
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
今日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
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

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裔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二帝三王之事業也以臣所見請損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朱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至是稍寧宜絶告密羅織之徒云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言端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

紫宸易位豈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語乎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鋩窒羅織之原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善之

中宗宴侍臣酒酣令各爲回波詞衆多爲諂佞或要榮位次至諫議大夫楊景白曰回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進曰此眞諫官也

則天時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內宴上前博戲宰相韋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至此因顧左右逐出之在座者皆爲失色則天以安石詞直深慰勉之陸元方謂人曰此眞宰相非吾等所及也

武后幸三陽宮避暑有北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北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爾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口直臣

之氣也

盧懷愼上疏言三事一事乞郡縣未經四考不得遷除二事乞省官三事乞贜吏削迹簪裾十數年間不許齒録

郭子儀壻趙縱爲奴當千所告貶循州司馬留當千於内侍省張鎰上疏以爲太宗之法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告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告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搆准律奴婢告主非謀反以上者同自首法今趙縱所犯非叛逆而

奴實姦凶奴在萁中縱獨下獄且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墳土未乾兩堦先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陛下方誅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矣德宗深納之杖殺當千鎰乃召子儀家僮數百以死奴示之

裴諝為河東租庸等使時關輔大旱請入奏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諝榷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久之不對上復問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

利孟子曰治國者亦以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上前坐曰微公不聞此言

元載爲宰相建白凡論事者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顏眞卿上疏以爲是自蔽其耳目也太宗著門司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天寶以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白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先白宰相然

壅閼之禍起於下情不得上通陵替至於今日
天下之敝萃於聖躬所從來者漸矣陛下方當
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頓欲隔絕雖李林甫楊
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
立危殆之期翹足而至也臣誠知忤大臣者罪
在不測不忍辜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元載搆
於代宗貶眞卿峽州別駕
肅宗以王璵爲相信妖祠道士李國禎請建大
地婆婦等祠昭應縣令梁鎭上表極言其不可
曰大地婆婦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

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爲祠哉

李晟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眞忠臣也僕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縉紳儒者之事非勲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耶是非在人主所擇爾叔度慙而退故晟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

憲宗以皇甫鎛爲相裴度上疏以爲陛下引一市肆商口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但於陛下實有所傷憲宗以度爲朋黨竟不省

李晟收京城德宗令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陸贄不奉詔進狀論之以爲清廟震驚三時之祀宜先迎復神主修整郊壇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至如巾櫛之侍宜後不宜先也內人散失已經累月既當亂離之際必爲將士所私一聞搜索必皆懷懼昔人所以掩絶纓而

飲盜馬盞知爲君之體然也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

奉天圍解從臣稱慶賈隱林舞畢奏曰賊泚奔逼臣下大慶此皆社稷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未改賊雖奔亡臣恐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

歸登爲右拾遺時裴延齡姦佞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

是同列切諫登每連署無所回避時人稱重後爲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爲對時論美之

敬宗時少列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劉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岵因供奉僧進經以圖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寛夫奏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前後惟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薛廷老與同寮入閤奏事曰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進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極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人言帝曰已諭

敬宗荒恣屢出畋游每月坐朝不三四日韋處厚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田

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
爲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
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賜
以銀緋
韓愈始爲監察御史德宗時也極論宮中之敝
貶連州陽山令後爲刑部侍郎憲宗時也力言
佛骨之事貶潮州刺史
李絳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
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論太過絳前論不已
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

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盛德致損清
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
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
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宦官素不相識又無
嫌隙只是威福大盛上損聖明臣所以不敢不
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
改容慰諭之

李絳作相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
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
損聖德須有論諫或云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

諭列絳曰居常病諫官不論事此難事即推與
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諭
絳曰昨見卿狀所論采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
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諭
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
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
帛只取四人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
生事朕已令科罪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
言朕寧知此過

文宗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

此辭濯者三矣學士皆賛詠帝之儉德惟柳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爾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栗公權詞氣不可奪

温璋爲京兆尹懿宗以同昌公主薨怒殺醫官其家屬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自縊卒

元稹爲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内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户稹襪而走廳後士

元追之以箠擊傷稹面執政以稹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為拾遺上疏云況閹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臣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

聖德

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嘗因論事言陛下錯憲宗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若罪之臣

恐天下各思藉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

裴度作相五坊使楊朝汶以賈人張陟負錢逃匿於陟家得私簿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書迹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使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臺諫上疏陳其暴横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

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良久方省悟召朝汶數之曰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

李渤爲諫大夫長慶寶歷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敬宗雖昏縱亦爲之感悟寶歷中肆赦先是鄠杜令崔發以補五坊內官被繫立在雞竿下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之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云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上以爲朋黨出渤桂管

大和中李中敏爲司馬員外郎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搆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旨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之姦畝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

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冦邊諫議大夫鄭覃與崔元亮廷奏陛下宴樂過多畋游無度蕃冦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又云娼優近習賞賜太厚况金銀貨幣皆生靈膏

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帝初不悦其言
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
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
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
英相見時久無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
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
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
罷爲招撫處置等使師出無功平仲抗疏論承
璀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

承璀爲軍器使

蘇安恒諫則天曰陛下敝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則天不納其言亦能容之

則天時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曰慶山四方畢賀俞文俊詣闕上書曰天氣不和而寒暑

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生今
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
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則天
大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德宗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年等以姦佞相次
進用誣譖時宰毁詆大臣陸贄等咸遭枉紲無
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伏閤上疏與拾遺王仲
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
入議將加城等罪順宗在東宮爲城開解之城
賴以免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

城當取白麻壞之

元宗東封徵突厥大臣扈從突厥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元宗發都下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兎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舍拔獲之頡利發下馬捧兎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絶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覲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突厥安忍残賊賜以弓箭同逐獸

之樂若荆卿詭動何羅竊發暫逼嚴蹕仰犯清
塵縱殭元方爐幽土單于爲醢穹廬爲汚何塞
過責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
太宗平高昌將以爲郡縣魏徵諫曰未若撫其
人而立其子所謂弔民伐罪令若利其土壤以
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番
死者十有三四十年之後隴右空匱陛下終不
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
無用未見其可太宗不從後亦悔之
憲宗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

過差諫官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令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元宗以問宋璟璟陳天戒請輟行又問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壞適與時會上大喜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佞上弗聽

代宗時程元振專權自恣天下畏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栁伉上疏以爲兵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刼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疎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囘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

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耶危耶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逮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並斬以謝陛下帝以元振嘗有保護功但削官爵放歸田里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此不足懼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六也優詔奬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病

後唐明宗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窮則

皆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謀略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虛設具員枉費國力又欲一一考試羣臣宰相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悱諫官劉濤楊昭儉乞出在德疏辨可否帝召學士馬裔孫謂曰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也於是詔引貞觀中陝縣令皇甫德參上書謗訕魏徵奏曰陛下思聞得失只得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於國家又云昔魏徵則請賞德參今濤等請黜

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

石晉高祖時高行周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窘困誠非陛下修宮室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湖南馬希範用孔目官周陟議常稅之外別令人輸米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諫曰殿下居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彫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

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蕃禺懷吞噬之心荆渚日圖窺伺待我姑息誘曰足寒傷心民愁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希範覽之大怒以先王舊臣爲隱忍之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

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才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崇韜時爲侍中樞密使莊宗乃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後崇韜破蜀竟以誣死宦者爲之也

周世宗深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宰相范質入奏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續世說卷第十

續世說卷第十一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忿狷

宋謝宏微性本寛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西南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

之事果次歲終

劉璠與何偃不相得璠位本在偃上孝武時偃遷吏部尚書璠猶爲右衛將軍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璠策駟在後璠追偃及之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御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荅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璠偃同發背疽璠疾方篤聞偃之亡歡躍呌呼於是亦卒

口惠開除少府加給事中不得志曰大丈夫入

管喉舌出莅方面乃復低頭人中耶寺內所住

齋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别種白楊每謂人曰

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

血吐物如肺肝卒

陳傳綷負才使氣凌侮人物毒惡傲慢爲人所

疾以强諫後主賜死死後有屈尾惡蛇來上靈

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

指聲

齊邱靈鞠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

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

出其中頠禜忽引諸傖至要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隋賀若弼既平陳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居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獄文帝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言此二人惟堪噉飯爾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疾妬心太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至煬帝竟殺之

蘇夔少有盛名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時夔父威方用事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等朋黨之罪文帝令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皇恐免冠頓首謝上曰謝已晚矣

唐蕭瑀嘗稱房元齡以下朋黨比周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謷瑀請出家太宗曰甚知公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頃思量不能

出家太宗心不能平手詔切責出爲商州刺史後薨謚曰褊公

尉遲敬德與執政不平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

于公異吳人也應舉時已與陸贄不協贄在翰苑聞德宗稱公異露布之文尤不悅及爲相乃摭公異不爲後母所容事下詔放歸田里公異竟名位不振憾恨而卒人惜其才惡贄之褊急

焉

李翺自負詞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翺心不自安乃請告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

王遂爲沂兗海觀察使性狷急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獷戾而遂詈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遂被害

李逢吉欲逐李紳以紳爲中丞以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知紳剛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

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乃兩罷之

吳越王錢宏淙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悰問内牙統軍使胡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悰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悰曰公何以知其詳進思蹴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宏悰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怨

仇隙

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

共射時庾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州府僚佐亦來東堂毅以先至進白悅曰身貧並蹭營一游甚難君如意人何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客並避惟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豐不以及毅毅旣不去悅甚不歡毅曰今年未食子鵝請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後毅貴用事悅不得志疽發背卒

梁鍾嶸爲古今詩評其論沈約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永平中相王愛文王融等皆宗附約常曰謝朓未適江淹才盡范雲名級雖微故稱

獨步謂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故追宿憾以此爲報也

北齊崔㥄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

魏毛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

北齊文宣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詞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惟

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許劉二逖銜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愔武成怒大加鞭扑逖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

唐劉文靜裴寂俱從高祖起義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由是有隙文靜酒後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爾

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各恃權使氣兩

不相下炎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朝人以爲
載之得罪晏有力焉及炎入相追怒前事且以
晏與元載隙憾爲載復讎言晏嘗請代宗立獨
孤妃爲后有奪宗之計賴崔祐甫救解猶出晏
爲忠州刺史又誣晏與朱泚通書乞誅之方下
詔暴言其罪李正己上書表訟晏之冤炎懼乃
遣五使往諸道聲言宣慰而實推過於上德宗
知而惡之遂賜炎死
豆參爲相不悅李巽巽自左司郎中出爲常州
刺史仍促其行巽不平之不數日參貶郴州司

馬燧為湖南觀察使誣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參死

李揆秉政苗晉卿薦元載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之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邪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揆已先貶因揆從職奏為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既無俸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泛諸州者凡十五六年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去者蓋十餘州

大歷末李晟戍劒南禦吐蕃及師回以成都官

妓高氏隨行張延賞爲成都尹追取之晟頗銜之形於詞色貞元初德宗以延賞爲相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之改授延賞左僕射上亦忌晟功名因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上詔延賞與晟釋憾同飲極歡晟薦延賞爲相遂加中書門下平章事晟請以一子娉延賞女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釋舊惡於杯酒之間文生難犯令不許婚舋未忘也得無懼焉後延賞竟罷晟兵柄由此武臣不附

韋執誼因王叔文以得宰相時時立異蓋欲矛盾以揜其迹密令人詐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

趙憬與陸贄同作相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爲己任才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堪當政事因不相協贄約憬同論裴延齡之姦既至上前贄極言延齡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悦形於顏色憬默然無言贄由是罷相

鮑防爲禮部侍郎常遇知□亘參不時引避僕

人爲參所鞭及參秉政令防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致仕非朽邁所致以餘忿見釁耳防竟以憤終參亦尋敗

韋處厚曰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與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令狐楚因皇甫鎛作相而逐裴度羣情共怒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積草制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代之謀潛附姦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士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

深恨之
牛李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紛紜傾陷垂
四十年文宗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
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楊嗣復李珏鄭覃作相
屢爭論於上前李珏曰比來朋黨亦漸消弭覃
曰近有小朋黨生覃又曰近日事亦漸好未免
些些不公然嗣復珏牛黨也覃李黨也德裕爲
相指摭僧孺欲加之深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
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
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爲太牢公其相憎如此

懿宗令韋保衡尚同昌公主公主薨懿宗殺醫官二十餘人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宰相劉瞻召諫官吏言之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不悅又面諫上大怒叱出之瞻爲荆南節度使保衡又譖瞻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瞻康州刺史路巖作相素與瞻議論不協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瞻驩州司馬僖宗即位韋路賜死瞻自虢州刺史召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

贍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未幾復作相初贍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及贍大用鄴內懼召贍置酒贍暴薨時人皆以為鄴鴆之也

後唐崔協父彥融素與崔蕘善融為萬年令蕘謁之彥融未出蕘見按上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其由徑始惡其為人及彥融除司勳郎中蕘為左丞通劄不見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寀相知之改彥融為楚州刺史卒於任誡其子曰世世世無忘蕘故其子弟嘗云崔雠

石晉桑維翰與馮玉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

滿玉乃下筆除櫝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由此尤不相協玉以語激少帝出維翰為開封尹或謂玉桑公元老柰何使之尹京親細猥之事玉曰恐其反爾曰儒生安得反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五代漢王章置酒會諸朝貴爲手勢令史宏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

吉逢吉不應宏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宏肇索劍欲追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宏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

紕漏

謝鳳子超宗宋帝賞其文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矣時右衛將軍劉道隆聞此語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得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安有異物道隆曰侍宴至尊云君有鳳毛超宗聞諱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達暮

停侍不去

梁何敬容作宰相淺於學術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丙吉遠近客荅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侯景篡梁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

北齊王晧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爲求覔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録尚書事謂爲眞龍出見大驚問龍所載六經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非眞龍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

隋劉臻爲儀同有劉訥者亦爲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訪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欲訪訥也謂欲歸本家既扣門臻猶未悟謂是訥家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

之方悟怒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蹋

隋蘇威爲僕射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荅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如此

隋王劭爰自志學至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心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惟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

唐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屢爲非法元道數裁正之後君廓入朝房元齡即

元道之從甥也元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
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
舊史唐紹傳云先天二年冬令上講武於驪山
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此元宗事也修史者
劉昫後唐人也乃謂之今上蓋只用舊史失於
刪潤爾
李林甫典選選人嚴迥判語用杖杜二字林甫
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
陟俯首不敢言
李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嘗與□挺之同

行慶弔客次有禮記炅讀之曰蒸嘗伏獵捉之

戲問炅對如初

太常少卿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

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崔敬嗣爲房州刺史供給中宗深德之及登位

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每進擬官皆御筆超轉者

數四後引與語乃同姓名人也爲房州刺史者

死矣

第五琦爲相貶忠州長史既在道有人告琦受

人黃金二百兩者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對

曰二百兩金十三斤重黍爲宰相不可自恃若其付受有憑伏請准法科罪期光以爲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請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差綱領送至彼

李克寧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爲時人所哂

來子珣爲御史時有朝士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噱

李勣征高麗令元萬頃作檄其語有不知守鴨淥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

淥宮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於嶺外

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石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有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因叱出之

石晉盧質爲翰林學士承旨賜論思注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后從諫則聖爲題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乃五平

三側大爲識者所誚

梁朝宰相李琪以文章自許唐明宗平中山王都琪賀表云收契丹之党黨破眞定之逆城馮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眞定也詔曰契丹旣無党黨眞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俸一月

唐明宗時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六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筭學是也而溥云八館謬矣

石晉馮玉爲宰相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以辜負字教玉玉乃然之

儉嗇

魏司空長孫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入崔浩廉若道生

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謂之齴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

梁王筠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麄敝所乘牛常飼以青草及遇亂爲盜所攻墜井卒家人十三口同遇害棄尸空井中

王琨儉於用財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對□
鹽豉薑桂之屬並掛屏風酒數巻置牀下內外
有求琨手自賦之

梁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
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
朝章而已

齊高帝鎮東府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
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鋭齒斷以芒接之問曰卿
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
著已三十年矣

宋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韮葅韮茹生韮任昉常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

魏李崇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韮茹韮葅其客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韮十八

梁沈衆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衣裳中裂或自徙冠履起爲工部尚書監起太極殿常卧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饑則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爲

梁朱异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所

散施廚下珍羞常腐爛每月常棄數十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梁陰子春雖無他才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汗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北齊封述厚積財産一無分饋雖親友貧病亦絶極濟朝野鄙之一子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娉財及將成禮猶競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子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

送驛乃嫌脚跛許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
皆緣吝嗇致此糾紛
北齊庫狄伏連鄙吝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
恨之家百餘口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
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
豆從來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
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别庫遣一婢專掌
管鑰每入庫檢閲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可輒用
至死惟著敝褌而積絹至二萬匹被誅籍没並
歸天府

唐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愧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少之

徐伭吝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

文宗大和三年敕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惟卿非所宜也

後唐李克脩爲昭義節度使武皇撫封於上黨克脩性儉嗇不事華侈供帳饔膳品數簡陋武

皇恕其菲薄笞而詬之克修慭憤發疾卒

石晉袁正辭善治生雖承父舊基亦自能營搆故家益富嘗於積鏹之室有吼聲聞於外人勸其散施以禳災正辭曰此必喝其同輩宜更增之其庸暗多此類也

石晉陳保極性鄙吝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弈碁敗則手亂其局蓋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惟貯白金十鋌爲他人所有

五代漢韋思在上黨五年無令譽可稱惟以聚

歛為事性又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劄而怒曰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吝如此

江南李昇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頮用鐵盎暑則寢於青葛雖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

五代漢隱帝時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而行如環珮郭威入京師允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

周太祖戒世宗以儉葬令刻石置陵前云周天

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

續世說卷第十一